



第四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47次会议
1990年11月28日
星期三,下午3时30分举行
纽约

1990
DEC 18 1990
UNISA

第四十七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 拉纳先生(尼泊尔)

目 录

- 关于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审议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论(续)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三章,D节)
- 南极洲问题: 一般性辩论、审议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1/45/PV.47
11 Dec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下午3点55分开会。

议程项目68,69,70和12(续)

对关于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的一般性辩论、审议和采取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三章,D节)

萨丹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关于个人的话,二十年以前当大会几乎一致通过关于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34(XXV)号决议)时,我有机会作为巴西出席第一委员会代表团的低级成员参加了达成该宣言最后文本的紧张讨论。拉丁美洲国家对该宣言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世界与目前是大不一样的。当时联合国只有120多个会员国,我们仍在讨论允许两个德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东西方对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正在失控。全球各地的冲突由于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而日趋严重。在许多国家中非殖化依然是一个渴望的梦求。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种族隔离政权是多么可怕。在国际社会的议程上处于首要地位的是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为公正和平衡的经济秩序。

对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强调了联合国并没有取得在旧金山所设想的那些崇高目标。世界进入一个僵局。联合国没有能力通过大会、安全理事会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来解决国际社会多数会员国所关心的政治问题。联合国被降低为仅仅是一位对无数次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表达的原则行为的旁观者。任何试图讨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紧迫的政治问题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或更令人惊奇的是被认为不利于改善政治局势。

因此,在上述情况下通过该宣言是多边领域外交的突出成就,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中间建立了希望,联合国根据各会员国签署的《宪章》中的宗旨和原则朝着审议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的世界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正如当时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通过第2734(XXV)号决议时所说的那样:

“我们认为，大会本届会议是本组织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有一种感觉，并不是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感到满足，而是我们有决心正视未来的艰巨任务，这一未来是以正义的概念为基础，而不是以强权概念为基础的，在这样的未来中政治现实主义将不会被用来扼杀小国的希望，在这样的未来中各国间的和平将超越对战争态度的容忍，在这样的未来中裁军将意味着超越能够容忍的军备竞赛，在这样的未来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现实，而不仅仅是能够容忍的贫困状态。”（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正式记录，第1932次会议，第123段）

他还说：

“我们认为，关于加强国际安全的宣言草案是对目前所有强权政治、军事和势力范围理论的正式否定——联合国现在承认和宣布了一项新的权利：安全的权利，它将成为正在形成的国际安全法的基石。”（同上，第120段）

从那以来，人们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挫折，始终看不到该宣言得到实现的希望。在这些年里，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只取得了并不充分的有限进展，强权政治持续推行，战争、军备竞赛造成了无法容忍的状况、冷战以及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采取选择性极强的方针，妨碍了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并妨碍了普遍参与国际决策进程。

主席先生，在你的介绍性发言中，你出色而雄辩地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合作取代了对抗，实际上，我们正面临一个恢复希望的时代，这个希望就是在所有国家的充分参与下，在和平与安全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我无需拿我们在七十年代碰到的问题与我们目前的关注做比较。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介绍他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时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两面性时代。”（A/45/1，第二页）

国际舞台的积极事态发展强调了需要处理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正如目前的中东危机清楚地表明的，对这些挑战不能低估。实现我们长久的希望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具体。虽然东西方关系的格局以及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方针发生了

重大变化,但新的事态发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导致由基于实力和强权的政策转向基于安全、平等与合作的新的安全制度,仍然有待观察。

在联合国处理新的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过程中,大会通过本委员会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建立全面和结构分明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确保最终消除1945年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的强权概念。

应当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各国参与审议全球范围的安全问题。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上所谓的“选择性多边主义”的倾向与建立促进持久和平的体系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各国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进程的权利对圆满实现这一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费尔南多·科罗尔总统在大会的发言中所说:

“和平是多方面的,应当在国际一级转化为民主、参与和代表制倾向。世界秩序民主化是实现不受任何威胁的公正和牢固的和平的先决条件。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消除冲突、威胁和最发达国家或最强大国家的霸权优势。因此,主要的国际体制必须反映新的现实,能够适应各国之间迅速增加有益的接触和多元集团的形成。”(A/45/PV.4,第12页)

对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恢复信任显然可以看作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主要成就。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与重新界定和平与安全概念的含义的需要完全一致。加强《宪章》设想的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仍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集中努力,提高大会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心和普遍政治讲坛的作用。只有在全体会员国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本组织才能实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当开始用心考虑各种途径和方法加强和提高大会的作用。

裁军领域无疑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近就核裁军达成的协议以及就裁减欧洲常规力量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但就裁减世界上武装力量最集中的地区的军备水平而言仍然是有限的。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仍然是有待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保证消除在国

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我已有机会在本委员会上详尽阐述了巴西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特别说明了裁军谈判需要更加全面和更加普遍。因此，请允许我只强调一点；裁军是不使用武力原则的必然结果，这一原则我们已在《联合国宪章》中承担了义务。如果说没有裁军就没有真正和平与安全，那么，只有持久的和平和有效的安全体系才能加强人们对裁军的必要信任。

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致力于矫正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也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人们宣布了促进国际安全与发展的目标，过去十年来的一个情况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妨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商业和技术增长。再不应认为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困状态；矫正经济关系中目前的不平衡是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体利益进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但如同在裁军的例子中一样，对国际合作，尤其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采取了选择性和歧视性方针，这些方针无疑表明，有人顽固坚持一些国家在有害平等和公正目标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享有特权。

在这一点上，昨天在大会上关于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问题的辩论可看作一个例子和一种参考。在非对抗性的世界上，和平与合作问题再不能透过军事或战略考虑的狭隘角度来看待。近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只有摆脱强权政治的禁锢才能实现和平与合作。现在，我们应将这一概念落实在世界各地的现实政治中。

由于我们进入了国际关系和联合国生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国代表团在七十年代提出的今后的议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与秘书长今年在提交其报告时提出的议程极其相似，秘书长认为，这一议程是雄心勃勃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上的迅速变化和这一变化含混不清的意义不应成为无所作为、被动或有限或部分解决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准备面对新的现实，并全面地对新的现实所提出

的挑战作出反应。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地赋予国际关系变化以形式和含义。国际社会应该利用这一变化进程来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并起草我国代表团早在1970年就提出设想的国际安全法。

克洛尔总统指出:

“巴西政府愿意参与讨论新的国际结构的基本轮廓,以通过这一结构来确保和平和进一步合作。仅仅维持目前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安排是不够的,更不能重蹈复辙,不管是近期的还是早期的,陈腐的权力概念,作为毁灭能力和经济霸权的体现,应当彻底放弃。”(A/45/PV.4,第5页,第4段)

显然,我们有一个为各国建立新的和平与安全体系的真正的机会,我们不应浪费这一机会。在我们即将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本委员会能够、也应该履行大会赋予的实质性考虑国际安全问题的任务。新的国际政治气候清楚地表明,设计一种以武力和权力为基础的安全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应该富有建设性和想象力地探讨实现正义和平等的途径。

哈戈斯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这个即将过去的一年将作为在目前建立一个不再受到冷战时期危险影响的国际秩序进程中取得进一步进展的一年而为大家所铭记。在世界许多地区,人们在继续努力使国际社会能够在东西方关系得到改善之后感到宽慰,东西方关系改善还有待于巩固,以建成一种全球一级国家间关系的永久特点。

欧洲继续受益于目前盛行的新国际形势的出现,在欧洲新的安全结构和安排已经以法律条文出现。

在非洲,随着纳米比亚成为独立国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着明显影响的长期殖民问题已经结束。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继续失去基础。

在中美洲,由于该地区国家和联合国相辅相承的努力,我们看到和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家们正在继续谋求解决许多影响到我们地球各个地区的

冲突。的确,今年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清楚地表明,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其经济或军事实力强弱,都能够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毋庸置疑,持久和平是如何取决于有关各方在通往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和合作。

也许,从国际气候变化中得到的最有利的安全保障形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所发挥的不断增强的作用。安全理事会在最近数月中得到的势头使我们感到特别满意。同样,我们也深为鼓舞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国际努力中加强和加紧进行斡旋,这些国际努力旨在解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

虽然世界许多地区在继续出现创立趋势的新情况,但是国际大家庭中并不是没有问题。正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随后占领科威特清楚地表明了为实现霸权而诉诸武力的引诱似乎是永远存在的。作为一个曾经遭到过这种侵略的受害者,埃塞俄比亚认为伊拉克的这种令人痛恶的行动不仅是对法制本身的挑战,也是一个冒险行动,而这一冒险行动又发生在我们地球上最动荡的地区。因此,我们支持了安全理事会在谴责伊拉克侵略并重申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采取的适当和及时的措施。

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要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就必须充分承认那种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的非军事因素。如果要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实现和平,我们就必须为如何实现和平采取尽可能全面的看法。

的确,在一个以人类生存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为特征的地球上是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的。世界上权力和资源的片面分配继续妨碍着对和平的真正追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进行的用心最好的努力也有可能仅仅产生部分效力,除非我们适当考虑到人类绝大多数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我们欢迎苏联提出的关于有必要全面地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实现和平与安全是我国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地区成员所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可能对巩固世界和平产生重大的影响;由吉布提、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政府组成的旱情和发展政府间管理局创造了一些机会，我国及我们邻国利用这些机会在我们分区域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发展和稳定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分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将继续利用这一机制，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并增进在就相互关心的事务进行对话与合作的精神。就我们而言，埃塞俄比亚将继续支持这一区域倡议；同样，我国政府将继续遵循它宣布的以和平手段解决埃塞俄比亚内部冲突的政策。

正如主席先生和许多其他发言者指出的，国际环境对于寻求和平和公正，及对促进联合国所希望促进的事业从未如此有利。在我们进入一个各国将遵守普遍规定的行为准则的新时代时，任何无视公认的合法准则的企图都有可能成为对国际社会维持共同原则的决心的挑战。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除了坚定地面对这一挑战之外别无选择。

塔埃布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本委员会对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辩论是在国际社会由于34国巴黎首脑会议的结果，而在这方面进展的时候进行的。两个主要军事联盟签署的《削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协议》是国家间关系现代历史上的一个突出事件。我们对朝着这一正确方向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的事件表示欢迎。

自从《加强国际安全宣言》通过以来，充满惨痛事件的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基于《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宣言》的原则和思想已经证明了是正确的，并需要在国家间关系中得到特别重视。《宣言》中说：

“……根据《宪章》的条款并基于平等权利和严格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而促进国际合作，包括国家间的地区、分区和双边合作，能够有助于国际安全的加强。”（决议2734(XXV)第25段）

国际经验，尤其是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的经验将使我们得出一项结论，即国家间的合作、相互理解和对话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保存地球上文明的最好方法。国际关系在一个短暂并难以预见的时期内的迅速变化，产生于非对抗性的方式

和相互理解,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确实,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教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从中得出明智和谨慎的结论。

在这些新的情况下,联合国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使它能够履行其主要职责,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高度赞赏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并希望其会员国本着合作精神进行的共同和建设性的努力将极大地促进这一组织的作用,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使所有国家,不论其面积、地理位置、发展水平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能在公正的基础上和平地生活。我们认为当前的国际气氛能够也应该为使联合国遵照《宪章》发挥作用提供真正的机会。

我们生活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因此,应该在这样一个构架内考虑国际安全问题。现存的世界问题如裁军、发展和环境问题是与国际安全问题紧密相联的。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其他不应忽视的因素。

我们认识到国际安全的各个方面继续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以及在多边、地区、次地区和双边的水平上得到讨论。我们鼓励在这一方面的所有努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强调联合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中必须起一个中心作用。

一个国际安全体制必须是全面的并且应该包括其所有方面。其目标绝不应低于,用《宪章》的话说,“使后代免遭战祸”。我国代表团坚信,一国的安全若要得到保证,必须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真正的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措施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在裁军领域的任何步骤,尤其是在削减军事开支方面的步骤应该促进发展。现在用于军事目的的财政、自然和技术资源应该得到重新分配以消除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夺走数十万生命的饥饿、贫穷和疾病。

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对于整个国际形势有极大的影响。然而,关于地区冲突,在南非、中东、波斯湾、东南亚和西南亚,紧张局势仍然存在。在这些温床地区,数百万人民遭受每天夺走许多生命的毁灭性武装冲突之苦。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考虑到其具体情况,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幸的是,在我们地区强加的战争仍在继续,几乎每天都要夺走无辜的阿富汗人

的生命。1988年4月签署的《日内瓦协议》目的是通过政治手段结束在我们地区的冲突。《日内瓦协议》为消除在我们地区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形势建立了法律基础,如果得到签约国各方的执行,该协议将极大地促进整个这一地区的安全。为了节省委员会的时间,我现在请代表们注意文件A/45/165、A/45/201、A/45/318和A/45/600,这些文件描述了我们地区的事态发展和当前的紧张局势。

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对于与阿富汗有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涉及各个方面的建议,以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有关政府将负责任地考虑这些建议,并表现其在这一地区进行建设性合作的诚意。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明智必须占上风。

我国代表团对于题为“在地中海地区加强安全和合作”的议程项目68的原则立场是始终如一的。我们极其重视地中海地区及其最重要的地理位置。

我们完全赞成将这一区域变成一个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区域。我们认为,必须撤走目前驻扎在该区域的所有非该区域的军事力量。我国代表团赞成该区域不结盟国家外长在地中海进程中发挥的旨在促进寻求解决该区域仍然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建设性作用,1990年6月在阿尔及尔召开了其第三次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员会秘书宣布一些事项。

凯拉迪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委员会,下列国家已成为以下决议草案的提案国:A/C.1/45/L.63/Rev.2:布基纳法索;A/C.1/45/L.65:摩洛哥。

议程项目67(续)

南极洲问题:对决议草案的审议和采取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我昨天的宣布,委员会现在将就在议程项目67下提交的决议草案,即决议草案A/C.1/45/L.63/Rve.2和A/C.1/45/L.64/Rev.1作出决定。

我首先请突尼斯代表发言,他将代表属于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介绍决议草案A/C.1/45/L.64/Rev.1。

杰然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向委员会介绍

关于南极洲问题的决议草案A/C.1/45/L.64/Rve.1。委员会记得，去年提出了一项同一标题的决议草案并经大会通过，成为第44/124A号决议。

非洲国家集团今年再次提交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因为尽管在1987、1988和1989年通过了各项决议，南非继续参加《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会议。因此，我们再次提交一份决议草案，进一步呼吁《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南非参加他们的会议。

委员会将注意到序言部分第四段和第五段谈到非洲统一组织于1989年7月和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于1989年9月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再次确认这两个机构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各协商缔约国尚未采取大会去年的会议通过的第44/124A号决议第2段——我重复第2段——提出的具体措施，当然证明执行部分第一段是有根据的该决议第2段促请各协商缔约国采取紧急措施，尽早驱逐南非，不准其参加协商缔约国的会议。

我想提请注意决议草案A/C.1/45/L.64/Rve.1执行部分第三段中所省略的内容。该段订正如下：

“再次呼吁《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采取紧急措施，尽早驱逐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不准其参加协商缔约国的会议，请他们就本决议的各项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秘书长”。

在我今天介绍的决议草案中，非洲国家集团正当地坚决主张终止南非参加《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会议。虽然南非局势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种族隔离政策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有所表现。这是对人类道德的一种凌辱。南非黑人多数完全得不到国际社会可能从南极洲取得的巨大利益和好处。非洲大陆将不断要求立即禁止南非参加《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直到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社會。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委员会就各项决议草案做决定之前，我请愿解释投票立场之外的问题的代表团发言。

巴塔希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再次遗憾地注意到本议题自1983年以来一直列在委员会议程上的南极洲问题的发言者名单不包括任何《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我国代表团认为,抵制不参加委员会的讨论这一迹象表明各协商缔约国在反驳各处论点和正视国际社会的合理质疑方面所产生的混乱和不安,国际社会的质疑涉及《南极洲条约》体系的有效性以及能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世界经济、科学研究和气象学作出贡献,能否对大会一再发出的呼吁作出反应。这些呼吁反映了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南极洲大陆对人类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产生这种关注的原因是由于《条约》系统对国际社会关闭的这一继续存在的排斥性。

由于《南极洲条约》的排斥性,这一体系难以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条约》体系保障制度的有效性。

对于这一1959年由少数经济和科学发达国家通过的体系,我们对它在确保南极大陆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而不致在将来某一天变成国际纷争的舞台或根源方面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是因为大国之间在开发和利用南极大陆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方面仍存在竞争。在这区域进行的勘探和开采活动对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已产生影响。

这些活动打破了气候循环的和谐和形式,损害动植物并破坏人类环境。它们造成臭氧层的枯竭并导致全球变暖,即人们所知的温室效应。

鉴于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南极洲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个大陆看作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国际管理和使用,服务于促进国际合作和全人类的利益。通过采取这样一种作法,我们将结束对主权的要求,帮助满足绝大多数国家关于在条约格局内使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要求。

再有,组织更广泛的科学和研究活动以及科学合作项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多边研究站和提供关于南极洲问题各个方面的情报确保将该大陆用于和平目的。

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欢迎一些条约协商缔约国采取的勇敢立场,拒绝批准关

于南极洲采矿的条约。我们认为这足以证明在这些国家对勘探和污染给世界环境造成的危险的越来越强的意识以及公众舆论和意识的强大影响。它还反映出这些国家承认迫切需要再一次研究《条约》以便对国际社会关切做出反映。

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在缓和的新时代的国际社会成员,我们不得不为协商缔约国感叹,他们未能排除南非政权的成员资格,而该政权继续参加协商缔约国的会议。这使南非获益于提供给协商缔约国但迄今为止尚未提供给整个国际社会的技术情报。

我国代表团与决议草案A/C.1/45/L.63/Rve.2的其他提案国一道呼吁协商缔约国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宣布南极洲为人类共同财产,本着全人类的利益分配其自然资源,停止造成新的环境问题——世界现在最不需要的——,同意与秘书长进行合作以使他能够制定一份所需的关于南极洲环境状况及其对星球其他地方和外层空间的影响的全面的报告并允许联合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成为这种情报的一个保管方。

威伦斯基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在表决前再次要求代表《南极洲条约》缔约国发言。

《南极洲条约》缔约国深感遗憾的是大会已经是第6次未能就南极洲问题达成一致。一再不能就关于南极洲的项目达成一致是大会感到关切的一件事情。协商一致是在大会处理这个项目的唯一现实的基础。

《条约》缔约国继续认为大会只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继续审议南极洲问题。这种作法的基础是对《南极洲条约》的整体性充分尊重和《条约》系统持续有效的运行,这也有利于《条约》的非缔约国。因此,《条约》缔约国感到遗憾的是决议草案A/C.1/45/L.63/Rve.2的提倡者仍然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步骤,承认这一点并实现协商一致。

为了使人们清楚他们关于南极洲问题只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继续加以处理的观点,《条约》缔约国将不参加对决议草案A/C.1/45/L.63/Rve.2的表决。关于决议草案A/C.1/45/L.64/Rve.1,《条约》缔约国将以不损害他们关于《南极洲条约》整体性立场的方式反映其观点。大多数将不参加。

我要求就两项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决。

如我前面所表示的那样一些会员国将表示他们是不参加表决。我要求本委员会的记录明确表明这些国家选择不参加表决。

卡帕姆布韦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以表示同意马来西亚和突尼斯代表关于经过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A/C.1/45/L.63/Rve.2和A/C.1/45/L.64/Rev.1的发言,他们于1990年11月21日和28日在议程项目67“南极洲问题”之下分别介绍了这两项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为成为这两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而感到骄傲。

我国代表团乐观地认为这些决议草案将不会遭到关于这个题目以前的决议的命运,以前的草案陷于过去毫无结果的东西方政治。

关于决议草案A/C.1/45/L.63/Rve.2,我们尤其高兴的是,通过建议在南极洲设立一个联合国研究设施这项决议草案寻求将南极洲宣布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具体表示。我们希望这种重视行动的作法将成为联合国的特点,这将使它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创始会员国所赋予它的所有潜力。

决议草案A/C.1/45/L.63/Rve.2关于在南极洲设立一个联合国研究设施的提议因而应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无条件的支持,提出设立这一设施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将从联合国研究设施得到的好处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我国代表团还希望召开这届联大时总的来讲是积极的国际政治气氛将使《南极洲条约》协商缔约国同意在联合国内关于《南极洲条约》的成员和范围的大多数意见。我国代表团尤其呼吁协商缔约国加速执行关于南极洲的目前的决议草案和以前的决议要求他们采取的措施。

关于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A/C.1/45/L.64/Rev.1,我国代表团愿强调我们表示失望:因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停止南非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员国资格以后的长期以来,它依然是南极条约协商缔约国的成员并参加它们的会议,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这次圣地亚哥特别会议。我们感到很难理解南极条约协商缔约国

基于什么理由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它们的会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保持着南非代表团的席位。况且，联合国秘书长本身就是联合国组织的化身。他的管辖范围当然应当包括对被指定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所有环境的管理，南极洲就是一个例子。

有些人也许要问，南非现政府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例如解除对政党的禁令、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一些政治犯和解除国家紧急状态，这些措施当然是十分受人欢迎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南部非洲的国家仍然要坚持孤立南非。

但是种族隔离并不是在政党被禁止的时候开始的，也不是在纳尔逊·曼德拉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开始的；它当然也决不是在南非开始实施紧急状态的时候开始的。这些都只是维护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而并不是单独地或集体地构成种族隔离。因此，这些措施的停止实施并不等于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

有人要求我们面对现实，放弃已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言辞，而用九十年代的语言来对待南非。这很遗憾，有些人把种族隔离看作仅仅是一种言辞。种族隔离要比言辞严重得多。我们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就丧失在种族隔离手中。谈到在安哥拉的成千上万的因丧失手脚而致残的人们；谈到在这地区数以万计的挨饿难民；谈到孤儿寡妇；谈到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混乱——种族隔离一直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源。对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来说，种族隔离是一种现实——是一种每天都见得到的现实。

我也许可以告诉本委员会，就在两天前，11月26日星期一凌晨1点左右一枚炸弹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名干部的住处爆炸了。幸运的很，没有人遇害。

的确，我们是很愿意把我们针对南非的言辞更新的九十年代的语言，但就是不知道九十年代的种族隔离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种族隔离有什么区别。

扎瓦罗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津巴布韦代表团同已经发过言的所有代表一样，对南极洲的现状和对《南极条约》协商缔约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持立场继续两极分化的情况表示关注。

许多发言的代表已经十分详细和彻底地着重提到了南极洲环境的各个方面。南极洲环境的重要性,从其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来说,是怎么说都不会夸大的;这些方面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处理,以免为时过晚。但是,我国代表团担心,在我们着手处理十分相关的南极洲问题及其环境问题的時候,我们很可能对管理整个南极大陆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重视不足。当今国际关系气氛的改善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南极洲的管理所涉问题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爆炸性影响更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很幸运的,南极洲迄今仍然是一个无核武器区。但是,在缺乏国际社会制定并同意的关于南极大陆的领土要求和法律地位的原则的情况下,爆发领土冲突的可能性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们一想到在那些已在南极洲设立研究站的缔约各方之间爆发领土冲突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就不战而栗,特别是其中许多研究站还有以文职人员身份进行试验活动的军事人员。

我国代表团欢迎某些《条约》缔约国所采取的要求缔结一项世界性的南极条约的负责立场,并真诚地希望这是就我们共同世界这个关键部分的未来进行真正对话的开端。我国代表团在敦促本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促进这一对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重视决议草案 A/C.1/45/L.63/Rev.2 和 A/C.1/45/L.64/Rev.1,并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对这两项决议草案作出应有的支持。

穆拉穆拉夫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对突尼斯代表代表阿拉伯集团所作发言表示赞同。但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在本委员会就关于南极洲问题的两项决议采取行动之前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今年已经是大会审议南极洲问题的连续第八个年头了。在过去几年当中,这个问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保护我们的环境方面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了。在本委员会中对这个问题的连续辩论无疑已经动员了世界舆论赞成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保持南极洲,这无疑是《南极条约》缔约国再也不可能忽视的一种舆论力量。一位环境问

题的作家简明地指出：

“这片白色大陆的事务一度曾被一个由外交官和科学家组成的俱乐部所垄断，但现在它们越来越对广大的听众负责了”。

在本届大会的审议中许多人都对国际关系中所呈现的趋势表示欢迎，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对南极问题的审议造成积极的影响，而南极问题在促进国际合作与理解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目睹南极条约缔约国保持缄默的密约。有些人倡导在军事事务上的透明性、公开性和提供客观信息的必要性，把它们作为在世界的各国与各地区间建立信任的必要措施，然而它们并没有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对南极洲的管理。南极条约体系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禁区。我们大家都有权利了解在那块大陆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那片大陆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那块大陆的任何管理不当将对我们将来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产生影响。

我们对《南极条约》缔约国使南极大陆免除军备竞赛这样的报告并无异议，但另一方面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所谓的和平科学研究所要配备军事人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决议草案A/C.1/45/L.63/Rev.2要求进行的研究将为建立联合国科学监测站铺平道路。

现在我愿谈一谈一直困扰我国代表团的一个问题，即南非继续参加《南极条约》协商缔约国非公开秘密会议的问题。给予南非这个代表着对人类犯罪而受到谴责的非法政权和制度的国家以协商地位，使南非得以作为文明国家参与决策，这是许多人难于理解的。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制度否定了《南极条约》缔约国声称维护的各项国际法原则。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理智将战胜一切，《南极条约》缔约国将采取必要措施，驱逐南非政权，直到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在南非建立起来为止。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现在就题为“南极洲问题”经修订的决议草案A/C.1/45/L.63/Rev.2作出决定。该决议草案已由马来西亚代表在1990年11月21日第一委员会第43次会议上予以介绍。将发表一项关于其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口头声明。

我请委员会秘书宣读提案国名单和口头声明。

凯拉迪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决议草案A/C.1/45/L.63/Rev.2的提案国如下: 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摩罗、加纳、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莱索托、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丹、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我还要代表秘书长就题为“南极洲问题”的决议草案A/C.1/45/L.63/Rev.2发表下述声明:

“根据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段的措辞,大会请秘书长在诸如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国有关署和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利用现有的数据和资源,进行关于以下事项的全面研究,即在南极洲建立一个有联合国赞助的工作站,以期促进科研方面进行互相协调的合作,造福人类,特别是南极洲对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和意外事件的早期警报系统,并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就此提出报告。

“根据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的措辞,大会还请秘书长利用现有的数据和资源,就南极洲环境现状及其对全球系统的影响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秘书长在履行这些任务时要求得到并核对整理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专门机构、署、机关、组织和部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可能提供的资料。

“1990-1991两年期方案预算第二A.B款—政治及安全理事会事务部项下方案组成部分2.3—区域安全合作与和平区,专门规定了大会第一委员会在有关南极洲问题方面提供实质性服务和秘书长向大会提出报告。因此,预计不致涉及1990-1991两年期方案预算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人要求对决议草案A/C.1/45/L.63/Rev.2进行唱名表

决。

进行唱名表决。

经主席抽签决定,由秘鲁首先投票。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文莱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 无

弃权: 斐济、爱尔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葡萄牙、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委内瑞拉。

经修订的决议草案A/C.1/45/L.63/Rev.2以75票对0票、8票弃权通过。*

• 在唱名表决的过程中,以下会员国宣布不参加表决: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

主席(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现在就决议草案A/C.1/45/L.64/Rev.1采取行动。

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凯拉迪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决议草案A/C.1/45/L.64/Rev.1是突尼斯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非洲国家集团成员提出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人要求唱名表决。

进行了唱名表决。

主席通过抽签请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投票。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巴西、文莱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 无

弃权: 爱尔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毛里求斯、葡萄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决议草案A/C.1/45/L.64/Rev.1 以84票对0票,6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我请那些希望对其投票作出解释的代表发言。

萨德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再一次感到不得不解释一下它为什么没有参加委员会刚刚通过的有关南非参加南极条约协商各方会议的决议草案A/C.1/45/L.64/Rev.1的表决。

自从这一问题第一次在委员会提出,我国代表团一直在它认为是实施两个明确的国际法律文件的领域采取了一贯的立场。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不适用于《华盛顿条约》,该条约以其自己的准则为指导,与国际法相符。这就是我们没有参加表决的简单原因。

同样,我重申我们的立场不应该被解释为意味着乌拉圭完全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有任何改变。

贝尔利纳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 秘鲁代表团投票赞成通过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A/C.1/45/L.64/Rev.1,该决议草案是由突尼斯代表团代表联合国会员中非洲国家集团的成员提出的。投赞成票是因为秘鲁政府认为它将帮助加强国际社会要求南非政府结束非正义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吁。因此,我们投赞成票丝毫也不表示我们怀疑适用于来自国际条约的义务和职责的国际法的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结束审议议程项目67。

下午5点35分散会。

• 在唱名表决过程中,以下会员国宣布它们不参加: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马拉维、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罗马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